

雪 小 禅 精 选 集

禅是一枝花

雪小禅 著



NLIC2970941933

圖書 (910) 目錄號章

8.8103 竹林大學園區中... 東北一... 雪小禪 / 雪小... 2008
1895430-8110-7-B781002

950 1 1 雪小... 竹林大學園區中... 雪小... 2008-1-1
冬經2008年 (8103) 竹林大學園區中... 雪小... 1

雪 小 禅 精 选 集

禅是一枝花

雪小禅 著

夢幻一星海 ●



NLIC2970941933

8103 1 1 雪小... 竹林大學園區中... 雪小... 2008-1-1
1895430-8110-7-B781002
冬經2008年 (8103) 竹林大學園區中... 雪小... 1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是一枝花 / 雪小禅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13-3842-6

I .①禅… II .①雪…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83553号

● 禅是一枝花

著 者/雪小禅

出版人/方 鸣

选题策划/闫瑞月

责任编辑/叶 辞

封面设计/马顾本

版式设计/新兴工作室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 × 1280mm 1/32 印张/8.5 字数/193千字

印 刷/北京博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842-6

定 价/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82605959 传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喜悦如莲

浅喜深爱 042

痴 045

不再 048

独自惆怅 052

正宗的绝望 009

小半生 013

欢喜记 017

老 020

愚无邪 023

喜悦如莲 026

况味 030

陌上 033

优雅地老去 036

记 039

风长气静

开到荼蘼花事了 059

A型血 064

爱情的尽头 069

比寂寞更寂寞 073

薄荷香 077

脆弱 081

别无居处

- 低温女子 085
顶级奢侈品 088
丰盛 090
风长气静 091
高不可攀的寂寞 095
个人时间 098
更衣记 101
戒 106
旧 109
渺目烟视 113
深情无可救药 146
秘而不宣 149
风中的鸟巢 153
艳不求名陌上花 156
神经质 159
杏花开了梨花开 162
- 你喜欢我什么? 119
性感 123
我在午夜踏雪 127
我还嫌不够地粉啊 131
鲜衣怒马的少年 135
思有邪 139
神秘 143
119

身体知道	166	输家	211
清淡	170	爱情是件冒险的事情	
别无居处	174	刺杀	217
重返爱情	178	媚行主义	221
微妙	182	爱似琉璃	225
收藏爱情	186	花香满径	228
覆水可收	231		
绿提子	236		
那个人会是谁	240		
生死	244		
时间是个孤单的孩子	248		
私人爱情	252		
我的呼吸方式	256		
写作者	259		
怎能华丽转身	263		
那苍绿的老	193		
街景	196		
恨爱	200		
自画像	203		
四季	207		

喜悦如莲

喜字就是俗世里的好，
是馒头上的那点红，
透着欢快，透着欢喜；
悦是禅意，是初雪的曼妙，
是你与我初相见，
刹那间的天崩与地裂。

刹那记 |

《仁王经》中说：“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我翻到这页时，天色微茫，秋风似起，两岸潮平。我端起一杯红茶，着一袭白衣坐于窗前，看到一片叶子凋零飘落，又一个刹那过去了。

还记得初喜京剧，是因为《锁麟囊》中《一霎时》那个唱段。是无聊而烦躁的午后，打开电视，听到张火丁唱道：

一霎时把七情俱已昧尽，参透了酸辛处泪湿衣襟……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我听得三魂七魄全去了，呆立在电视前，从此迷上程派，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恍然间已过去十几年，却往往记得那个午后，是怎样触动了我，让我突然邂逅另一个自己——是前世的伶人吗，还是那曾经落难又柳暗花明的女子？

所有的光阴不都是刹那吗？

他一生迷恋她，只记得那个刹那，她猛一回头，在桥上，那样明艳靓丽，从此一生不忘。一生中的三个刹那，是但丁见到贝德丽采的三个刹那。他日夜全思念她——娇嫩的容颜，雪纺的长裙，在春天的桥上，回头一笑。为这个刹那，他写出《神曲》。其实，还是献给她。

当然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才十七八岁，初春的天气，看到教室外面跑进来一个男生，穿藏蓝色球衣，一头撞到她，然后就笑了。笑了之后问：“你也在哪里啊？”怎么会忘记呢！那个刹那，过了二十年，都没有忘记。二十年之后再见，还念念不忘地说：只记得你那时牙齿那么白，扇贝一样的。对了，那件藏蓝色球衣还在不？——多傻呀，二十年了，还记得这样清。人生山长水远，只觉得此一刹那，最美，最墨绿，带着电影一样的诗意和朦胧。

也记得高考落了榜，一个人行走在故乡小城的街上。是黄昏，有微雨，看到太阳在雨里红着，分外的亮，却又分外的凄。看到好友骑着自行车过来，大喊一声：“上车，带你去吃冰淇淋！”两个人坐定电影院门口的冰淇淋店，一口气吃掉五个，嘴全麻掉，一回头看到她，她说：“好受点儿不？”那个刹那，总是记得。她在光影中的少年样子，如此温暖，如此贴心，于是咧嘴一笑。

还有第一次约会。

翻来覆去折腾那几件裙子，比了又比，试了又试——人在慌乱的时候总是穿错衣服，到底系错了扣子出去。他指着笑，你扣子错了。于是脸红了，心跳了，摸着头尴尬地解释着什么。对面的人也笑。那样的刹那，什么时候想起都有一份难言的心动。

禅意的刹那总是难以忘记。

一个人去看西湖落雪，安静地待在湖边，真有“洗钵吃菜再吃茶”的清幽。很多个诗意图都只记得刹那：对面的人，长衫翩然，对面的你，素面红颜，宣纸铺开，听他讲，原来有一种宣纸叫“连史纸”，七十二道人工工序，后来绝了迹，落在那纸上的字，才美得惊心。如果那首诗是“琴棋书画诗酒花，槛外心情槛内家”，如果落款再是“银碗里盛雪”的闲章，那红印在泛黄的宣纸上，要多诗意图就有多诗意图。

会心景致有多少？也只有那些个刹那吧。一刹那九百生灭，在生生灭灭之中，人生多么快——昨天还是青涩少年，今日就看到发际上一根银线爬着，灰白的，惊了心；第一天还吓得拔掉，到第三十天，拔不过来了；去染头发吧，一定要去染，一定不能白了发，但到底全白了，一头白发飘着，这么快就老了——自己都不信。

犹记小窗深坐试新茶是昨日，怎么转眼又是清明？朋友打电话来说，西湖龙井的新茶又下来了，来西湖吧，一边饮新茶一边赏西湖吧。

我当然知道，那又是一个刹那。这样的刹那，带着尘世的喜悦与苍茫。我错过了多少美丽的刹那呢？我不记得，我只记得那些经历过刹那。那么美，那么幽，那么刹那。

薄 |

我喜欢薄这个词。很多词都是这样，看起来第一眼就很欢喜，觉得它是你的，与你是有牵扯、有纠缠的。况且，“薄”读起来有些凉的感觉，薄凉薄凉的。我爱用薄凉这个词，用在小说中居多：女主人公，到最后，心里都变得薄凉——女人恋到凉了，无非是因为爱情。

初恋的时候，薄是羞涩的。

男孩儿女孩儿，第一次心动，第一次牵手，薄青瓷一样的初恋，怦然心动着，薄薄的心情，窗纸一样透明——那时的青涩与单纯，一生不会再有——低下头，轻轻地问：是真的，是真的吗？心情如那薄薄的皮纸，透明到欢喜。

后来热恋，还是薄。

薄到怕薄了，即使爱得再厚，即使两个人有了白发，你染了我的，我染了你的，即使枕了他的胳膊入睡，还是怀疑：这是真的吗？他真的有这样爱吗？爱得怕薄了，怕厚了，怕失去了，怕没有了……薄薄的心情上，有看不清的一层东西，浮着，轻轻的，说不清是什么。

失恋了，问他：你如何这样薄情？

想当初，秦香莲也这样问过陈世美吗？现在想来，陈世美也有陈世美的苦——娇美的女子，况且是皇帝的女儿，还有那可以看得到的未来，总比黄脸婆秦香莲要好上百倍。其实小时候看戏里的香莲，我

曾诅咒陈世美会下地狱，可现在我不这样彻底了，至少给自己留了回旋，因为，每个人面对诱惑都会情不自禁，都会心动，只不过有的动了心而没有动身，而陈世美是动了心又动了身。

薄情的人是可以原谅的，即使他和她曾经真的爱过。

当初也真的是爱，离半分钟也好像活不下去，殉情的事情都想过。爱疯了，抹脖子、上吊算什么？都是小菜，只要能和他在一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我都情愿。

如今一个人不情愿了，势必被骂作薄情。

可是，人的天性大抵是喜新厌旧的，吃鲍鱼都能吃厌了，何况天天面对一个人？有人说要结婚就趁早，趁着都还糊涂就结了吧；都明白了，只能孤单到死了。结了婚，有了孩子，没了爱情还有亲情。亲情这个东西，是砸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的，你拿它没办法。她是你左右手了，她是你心窝子那一跳一跳的呼与吸了，你怎么能不要她？即使精神上出轨，也要在物质上给予极大满足。所以，二奶永远没有办法和正房比。正房有亲情，二奶没有。

薄情的人，其实未必有多坏。只是不喜欢了，感觉不在了，爱走了。爱是有的，天长地久的爱是没有的。薄就薄了，放下了就是放下了。因为有些爱情实在只适合回忆，比如初恋，那场景是这样的：白衬衣，牛仔裤，坐在他单车后面，风吹起长发。

可是如果人到中年再玩这样的把戏，实在是情何以堪！在大街上演练，坐在他单车后面，也实在是惨不忍睹。中年人，还是在奥迪车里谈情说爱更合适。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道具。

就像薄情，开始遇上这样的主还寻死觅活，长久了也就麻木了。有一项科研成果表明，男人是一种善变的、薄情的染色体。如果这样一想，只能一笑，然后说，薄就薄吧。既然想爱，就别怕薄，别怕被辜负！

正宗的绝望 |

我一向不喜欢太晴朗的东西。即使天气，我宁愿湿雨纷飞、阴云密布，似乎比阳光灿烂更有一种阴柔之美。电影当然也一样。

太健康、太幼稚的东西总是不让人喜欢。悲剧总是惹人怜爱，似是而非的东西最好，表现大爱大义的主旋律必定永远不了，倒是人世间的小奸小坏总是让人刻骨铭心。这一点，张爱玲的作品似乎是证明。

她总有那种特别正宗的绝望。比如振保，在多年后路遇王娇蕊，很艳俗的相遇场面，他却哭了，淋漓尽致，然后继续他和孟烟鹂的生活——现实比爱情更坚固，更无耻。没有男人会为一个女人放弃家庭而选择她——除非他傻疯了。

还有《留情》里面的女子，为着米先生这个长期饭票，不停地表演，说着违心的话。那年张爱玲才二十四岁，她说，没有一样爱情不是千疮百孔的。

真的，没有一样。

我记得看电影《色戒》，王佳芝离开时心里未必不害怕。三轮车夫前面有一个小风车，风车转着，她看着那风车，眼神很凛冽。那个镜头，也是很正宗的绝望。李安把王佳芝那种凛然拍了出来——生是他的人，死亦是他的鬼。

《天使爱美丽》得过很多大奖，从电影名字到表演我都不喜欢，那种浅薄的喜悦让人感觉无聊。我更喜欢《弗里达》这样的电影。一个女画家，浓烈的一生，短促而有意义。

那种绝望，只要看了电影的人一定会有。

爱上一个花花公子并且有才情的女人，注定会受到惨痛伤害。比如弗里达，比如张爱玲。尽管胡兰成在事后艳笔澹澹，一直浓情回忆——那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与爱玲并无关系。

我一直相信他并不懂得张爱玲的绝望。

《教父》一直是电影中经典的经典，同样正宗的绝望。所有女人全希望遇到迈克尔这样的男人，中他的毒，缠绵下去，无休无止。因为他给人的爱情有一种硬度，有一种精神强度，那是任何别的男人无法超越的给予；再换了另一个男人，可能感觉荡然无存——好的爱情，一生只可能有一次。

世界上最绝望的人，是连绝望都可以整个吞咽下去。我想起《霸王别姬》里程蝶衣最后抹脖子的那段，其实是快乐地赴死。他把绝望都自己吞下去，其实亦是最冷酷的自私——我真没见过那么决绝的人，连死都觉得是快乐的。

几乎每天要路过一条脏乱差的小街，充着社会底层各式各样的人。